

第十四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双栖桥下未了的白头

黄雅琴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2015 级)

一、开场

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

夏日的清晨，一场夜雨初歇。瓦棱上正有雨珠稀稀拉拉地滴落，应和着老屋主人远去的清寂。睫毛被水汽润湿，我收起雨伞立在巷子口，仰视着黛瓦参差间滴答的水珠，一时思绪空茫。

其实巷外正在车水马龙，连接着东街口与西洪路的杨桥路，如今已经是福州最繁忙的主干道之一了，周围身着华丽的玻璃与磁砖外墙外衣的高楼大厦带着巍峨的压迫感挤压而来，夹在逼仄的其中，林觉民故居那低矮的飞檐、敦厚的风火墙、斜立的翠竹，古朴的雕花看起来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但身处其中又觉得有着穿透岁月风霜的别致格调。这样温润的气息，让人难以遥想当年它见证过的悲恸。它好像只会安静地接受所有悲伤的侵袭，即使痛彻心扉也只是栖居一角，独自守着曾经，等着思念浸透身躯，就像当初住在此处的那个叫做陈意映的女子。

天若有情天亦老，苍天不老，自是无情。王朝末路带来的是新一轮的换血和崭新纪元的开启，不破不立的道理自是世人皆知，但于平民来讲率先降至人间的是一场避无可避的浩劫，滚滚而来历史的车轮下从来少不了被碾压成齑粉的黎民。清末外寇列强一纸纸条约的蚕食，昭示着就在转角处的灾难。然而安逸了太久，优越了太久的人总是免不了变得对显而易见的危机习惯性地选择自欺欺人，但是存在的东西不会因为人的忽视而自行消失。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政府还在勉力维持着表面的排场，但是早有一班以天下为己任的弘毅学子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着时代的步伐。那时家住此地的林意洞只是万千革命者的一员，他义无反顾的身影背后是这杨桥巷的沉默。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此时温润精巧情致蕴藉的小巷，不知于烽火狼烟的昔时又是怎般风华？

二、少年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光绪十三年，有一个孩子的啼哭响在福州三坊七巷。这个孩子幼年时过继给了博学多才以诗文闻名于时的叔父，嗣母生性善良仁爱。林觉民天性聪慧，读书过目不忘，自是深得身为读书人的嗣父的喜爱，自幼就由他亲自教导读书。

虽然那时的学子十年寒窗多是为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景长安花”的殊荣，但少年人总是少不了一身铮然的傲气，他渴望展翅高飞，以一腔热血闯出一方新天地，这些从他给自己起的号便可看出，“抖飞”，“天外生”无一不显他的少年英气。光绪二十六年，十三岁的林觉民参加科举考试，他无意获取功名，于是在考卷上题了“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离开考场，潇洒不羁。

学子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在他所游处一党友人中林觉民尤善讲演，他思想激进，时常四下宣讲革命理论。有一日晚间，他在城内锦巷七星君庙参加爱国社活动，发表了一篇题为《挽救垂危之中国》的演说。

那时全闽大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林觉民身姿挺拔，一袭长衫难掩风华，当真是宗之潇洒美少年，皎如玉树临风前。他言辞恳切，语气激昂，说至情动处更是不禁拍手伏案，声泪俱下，让人听之自然而然地相信即使如今日中国之岌岌可危也必定会在你我的全力反抗之下迎来生机勃勃的明天。事后那个学监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顾盼生姿，指陈透彻，一座为倾。如此风姿，怎能不令中国为之撼动？

三、结发

红线相缠绕千匝，风烛长明揭红纱。

咿咿学语，到才华惊世，林孝颖看着爱子从懵懂稚子一步步成长为有志青

年，不免喜忧参半，甚至可以说忧大于喜。他担心儿子在一心选择的路上走得太决绝，更担心有朝一日白发人送黑发人……当这样的担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决定——让林觉民娶妻成家。林孝颖想，儿子身边有个女人，多多少少会消减些报国志的。

这个决定初时只不过是想让林觉民因为肩上承载了一个女子的悲喜而可以顾念己身，他必定不曾料到这一举歪打正着，成就了一桩情人佳话，伉俪情深。

林孝颖帮儿子择定的是广州截取知县假的女儿陈意映，这是一个在诗书礼义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身上没有世俗的粗野之气，多了世家儿女的灵巧与雅致，能诗善文，眉目清秀，剔透玲珑。林孝颖觉得这样的女子可以与儿子说文讲议，品茶论诗，会是一个性情相投的好妻子。

包办婚姻的废除是因为它仓促地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了两个人之后一生相扶相持的另一半，对方相貌如何，品性怎样，能否志同道合？二人均是一无所知，最多也就是向着媒人打听打听。但想也知道一心想着促成婚事的媒人说的赞誉又有几分可信？一切都要等到已成定局之后，盖头一掀，才能知晓。

以林父一心一意为着儿子着想的心思，儿媳的相貌品性自是毋庸担心。但是婚姻不是与人交往，相敬如宾是绝对不够的，你要寻的是可以与你一道相依相伴，相濡以沫的人。

幸运的是他们都在这场姻亲里找到了要找的人。

我想他们的结合办的应该是旧式的婚礼，三牲酒礼，回礼，正日出门，三朝回门……规矩繁琐，但是气氛暖人。修身的礼服，艳丽的嫁衣，裹挟着烟火气息的爆竹声，呛人又暖心。道不清的的行礼、道贺、敬酒之后，是止不住袭来的倦意。新郎对来客敬过酒后，在周围人的嬉笑催促中叩开厢房的门，看到的也许就是这样的情景：

一身行头和妆容未卸的女儿，累极地倚在床畔，似已睡熟，十指尚还攥着衣裳的带子，显露主人的些许紧张。一杆喜秤轻轻挑起喜帕的一角，露出盖头下半张安静的睡颜，窗子没有放下来，院子外放着的烟花的色彩隐约地映进屋内，晃在眼前，光影斑驳。

爆竹声声烟花碎，风雪缀，谁家如花美眷玉楼睡，酒不醉人人自醉。想想就很美好。

牵挂和羁绊，可以是阻力，也可以是推力。有人会因为心有牵念而珍重自

己，亦有人因为惦念更看重肩上的责任。以意洞的激愤，他注定不是前者。

四、相守

晨钟暮鼓间，抱月长终能否到永远？

白云苍狗，斗转星移，林觉民和陈意映住在林宅的西南一隅。此处一厅一房，都不大，仅容得下一床一桌，没有雕梁，也不见画柱。但最平常朴素的事物往往承载得起最炽烈的情爱，它们就攀在木板的每个纹路中，附在砖土的每个缝隙间。

真的何其有幸，林觉民与陈意映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在红盖头掀开之前谁也不认识谁，却机缘巧合地做了夫妻。与那些含着眼泪和隐忍的痛苦不同，林觉民与陈意映可谓琴瑟和谐。

林觉民思想激进，他想要在家中开办女学，鼓动亲族中适龄的女儿入学，抨击封建礼教。而陈意映没有当时一般封建家庭女子的短见，她十分支持丈夫的决定，甚至主动带头入学。

当时，他们的家非常清贫，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和两把椅子。但是陈意映并不在意，有林觉民这样英俊潇洒、才志冲天的男子做夫君，她心满意足。

二人的居所是一间陈旧的两层小楼，楼前栽着有芭蕉与梅花，陈意映亲手所植，那是林觉民最喜欢的两种花。林觉民不在陈意映身边的时候，芭蕉和梅花就是她的伴儿。比翼双飞是林陈二人的共同心愿，故而他们又叫这座楼为“双栖楼”。陈意映寄给林觉民的信笺落款，总是署着“双栖楼主”。

突然想起一首诗，“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可惜他们的小院好像没有种着蔷薇，否则该当就是这样光景。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婚后的日子，是深感幸福的日子，应该也是林觉民短暂一生最温情的时光。而二人心中唯一忧心的，应该是在这动荡的市局下，这样安宁的相守美好得只是一响贪欢。

五、诀别

纲常万古，节义春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1911年4月24日告别妻儿的林觉民于一户民居内伏案作书，过几天他就会与族亲林尹民、林文随黄兴、方声洞等革命党人参加广州起义。

一将功成万骨枯，自古功名河山伟业就之下从来不乏白骨成堆。牺牲是他当初走上革命这条路就有的觉悟。但是他并非孑然一身，他上有高堂，下有娇妻幼子。他如果牺牲了，革命的红旗未必会更红一些，然必定伴随着一个家庭被撕裂的悲剧，那伤口大得也许永远都不会愈合。

此刻，他面对大是大非，在家、国、天下之间抉择。

他有一身侠骨，亦有一副柔肠。他可以决心慷慨赴死，但也不免心中煎熬，肝肠不舍。

“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春花不过秋，寒蝉不过冬，凡人生命不过百。他爱陈意映，唯愿与之厮守一生，却也因为自己的愿望从而深知生于当时之中国钟情如他者必定情深不易。若要此后钟情者都可白首不相离，则必定要有一部分人站出来，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今日之中国搏一个不一样的明天。

人在生，责在身，林觉民不是一个着眼于小家的男子，他心怀天下，胸有丘壑，思小家而顾大家，故而他敢率性就死。

绝笔书难作，终究还是写完了。他要离开挚爱的女人赴死，他希望她明白他的不舍和无奈，不要怨他心狠，不要悲伤过度。觑着已无处可再着笔的巾帕，还是觉得尚有千言万语匆匆之间不能道尽。

寂寂地支起窗子，深蓝如墨的夜色里，天边缀一弯蛾眉月，今夜人不团圆月也不圆。

他负手静立，怔怔的望着月亮，除了窗边那些在风中飘飞的柳絮，一切都好似静止了一般。草木摇曳得沙沙声响，风过檐铃的叮叮清脆都在他耳畔被无限延长。

“望今后有远行，必先告妾，妾愿随行前往”她的絮语犹在耳边，纵使有

诺于卿，可既已知必是死路的他有如何敢与她携手同行？

他没有哭，但眼里的墨却浓得好像要化开。一种不易察觉的绵密痛色在他的眼底晕开。

夜冷清 独饮千言万语

言难启 诀别吾妻

烽火泪 滴尽相思意 情缘魂梦相系

方寸心 只愿天下情侣 不再有泪如你

（《诀别》歌词）

六、赴死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1911年4月的一天，林觉民对妻子说：“我去趟香港就回来。”因为此前他二人有过约定，生死相随。她清楚自己的丈夫是个重信之人，她觉得这趟不过是几日的小别而已，陈意映料想不到，这一次的分离竟成永别。

而在陈意映尚无所知觉时，林觉民在给老父的信中已道明死志。“事败则中国不免於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

家中妻儿的温情让他不舍，难以了无牵挂地将生死置之度外，然亦正是这份割舍不下的温情让他不得不继续走下去，去守候更多人心中的信仰和感动。当一头短发一身西装的林觉民手执步枪，腰别炸弹地闯入广州总督衙门，身姿挺拔宛如青锋，面容坚毅好似刀削的时候，我想人们感受到应该不是当时刚步入热兵器时期体会到的残忍，而是那个已经久远的“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时代所特有的侠气。

“赵客缟胡纓，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林觉民一身气质寒冷锋利，领着队伍投身激烈的巷战中。清廷腐败，可不代表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个可用之人，而革命之师虽然浩浩荡荡可说不上有什么十全的策略，所以这场以无数人的牺牲为代价的革命最后一失败告终。战场上最不缺的就是俘虏和受伤，林觉民腰部中弹，鲜血染红了他的西装。

俘虏是要被提审的，两广总督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出其意料的是，他们没有看到一个阶下囚徒该有的颓然和丧气。李准看着身着囚服，不见狼狽，毫无惧色的林觉民，长眉入鬓，眸若寒星，鼻梁挺秀，薄唇紧抿，李准有些动容。他不知道是什么可以让这个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有如此胆色，光这一份不动声色的淡然就非常人可有，倘若易地而处他自己也许就不能做到这般。

林觉民却没有给他们二人多少关注，仍旧对着周遭的狱卒和囚犯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谈到时局险恶的地方，捶胸顿足，激愤之情，不可扼抑。他奉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有人质询：“即使明日之中国果真如你所说，如今你却自身难保，这样的牺牲又有何用？”

“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吾死瞑目矣。”这是林觉民的回答也是他给自己和家人的回答。

张鸣岐亦是动容，他出这样的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上奇男子。”李准不忍如此人物要身陨狱中，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张鸣岐认为林觉民如果可以为己所用自是极好，只是以他宁折不屈的傲骨张鸣岐自认无力说服他，而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否则后患无穷，遂下令处死。

当死亡来临时，李准上前站在林觉民身前端详了他一会儿，数日来粒米未进的他依旧泰然自若，坚毅的侧脸让李准猜测不出他内心的想法，于是李准脸色复杂的问了一句：“可有遗言？”而林觉民面容平静，甚至没有多眨一下眼睛：“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他用坚定的信念和年轻的生命为革命殉情，豪气干云。

听到用他沉稳坚定的声线说出他的决心，李准突然懂了他的决绝，只是他们站队不同，只能叹息。

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

七、别书

尺幅蛟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

风带起窗外的梧桐，一时哗哗作响。有人叩响了院外的门，还在候着夜归

人的陈意映放下手中的书卷。她还在等待，她还没有等到他平安无事地归来。

步履急切，她才刚迈出房门，叩门声就息了下去，好像方才的声响只是她恍惚的错觉，但亦可能是门外的人在安静地等她去开门，然后安抚地道一句，我回来了。

陈意映的心脏重重跳动几下，几乎从嗓子里冲出来，手心渐渐冒出冷汗，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只是下意识地在害怕着即将揭晓的答案，甚至隐隐生出逃避的心思。

即使莫名地想逃避，但心下迫切渴望得知丈夫消息的心情终是占了上风。

轻轻推开木门，门外石阶上的东西告诉她，那不是错觉，可是也没如期盼中那样有人等在屋外等她开门。

那是两方巾帕，密密麻麻的写满了蝇头小字，一张是给她的。缓缓展开它，脸上凝重得好像手上拿的是命运的判决书。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与汝永别矣！”才看到首句便觉心中沉痛，日日煎心，盼君归来，哪成想归的竟是一纸诀别书！

“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想汝挥泪作书，焉知我看此书时不是泪湿青衫，涕满裳。

“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我而死。……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汝虽不舍，终究还是狠心留我独活于世，相守无望，独受断肠苦楚。

“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汝不必以无侣悲。”灵鬼之说，虚无缥缈，相思彻骨，终求不得再见一面，叫人焉得不伤悲！

尚未读罢，陈意映轰然昏倒，倚在自家门前，泪眼婆娑，信从手中滑落。别时丈夫渐行渐远的身影恍然还在眼前，现在竟得知她再也候不到那个背影的转身！

夜间的巷子一如往常般幽静，但这时的安静不能若平时一般带来安慰，只有更加彻骨的孤寒。

爱未寂，人先逝，肝肠寸断，心似枯井，叫一个娇弱的痴情女子如何面对这天人永隔的锥心之痛？

谁给你选择的权利
让你就这样的离去
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

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
如今
当我寂寞那么真

（《觉》歌词）

八、后来

一生那样长，你怎知后来会怎样。

小时候，我们听大人们讲故事时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后来呢？”后来化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有没有在一起？后来七仙女有没有和董永携手白头？后来唐明皇有没有找到蓬莱仙岛？所有关于后来的追问都寄托了孩子的好奇和对受磨难的人的祝福。

只是现实毕竟不是故事，不是所有的等待都可以等到想要的结局，苍天即使听到了那个女子每夜临窗的喃喃祈祷，依旧可能选择冷眼旁观。

后来，街市的热闹还是一如既往，小贩的吆喝声、行人的说笑声响彻在路上，只是这些都已经跟陈意映毫无关系了。心已死，再热闹的景也是无趣。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她只是一个弱女子，安顺体贴，没有新女性的勇敢和坚韧，在她的世界支柱轰然倒塌后，想到的只是追随而去。

昔者定下誓约，相养以生，相守以死。如今一纸别书，黄泉两隔。自今以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

但或许是腹中的生命想来这人间看看太阳，她最终没有死成。女子真是种奇特的生物，她们可以怯懦柔软，可以情比命重，但在想到她们的另一个身份一母亲时，就会坚强得无人可敌。

被救回来后的日子里，等待不再有意义，她的生活也空洞了许多，但偶尔在家门外的巷子缓步走走停停的张望着的习惯保留了下来，继续无果的等待，守着无尽的暗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

接近半里长的巷子宽度却不足三尺，两旁斑驳的高墙之中，它局促得宛若一条淤结的疤痕或者陈旧的裂痕。

巷子口的道旁有几株不知何年种下的柳树，年年岁岁重复着静默，仿佛也

在候着昔年种树人的归来。白衫的女子就这样站在那些错落的古柳之下，任那飘飞不定的柳絮落满她的漆发与衣衫，仿若只要静静地站在那里，就会白头。

昨夜西风 秋庭露重
忽忆昨夕 与君赏共
双栖楼风景 犹作当日种种
却再无双栖旧梦

（《与君书》歌词）

虽然陈意映可以为了孩子把失去林觉民的痛苦暂且放下，但我们知道时间可以冲淡悲伤，也可以把想念酿得愈加醇香醉人。断了骨头的当口除了当刻的撕裂心肺，是不会感知到太多痛的，但之后的日日夜夜，疼痛会慢慢发酵，折磨得人体无完肤。

两年之后，这个女人终还是被绵长蚀骨的思念纠缠，浸透，抑郁而亡。只留下两个儿子和一册诗稿。

有人说，一生那样长，你怎知后来会怎样。可是对陈意映来讲，她的后来，在看到那一方写满了诀别的巾帕后，就已经被写在剧本上，轻易便可窥见。

从相知相守到抑郁而终，这个女子只在人世度过了二十二载便离去。她的一生其实这样短，短的看不到春天，短的只有一篇《与妻书》那样的尺幅，但分分秒秒都被无望的思念拉长。

九、散场

和开场的激动人心相比，散场总是显得无限寂寞。

林觉民故居，坐落于福州历史风景区三坊七巷，位置实在算不得偏僻，但在淡季的时候，此处安静的很，青石铺地，假山堆叠，花木扶疏，临窗一角，竹影摇曳，梅枝沁寒。

听纪念馆的人说，每年大约有5万人前来参观，这个数字绝大部分是由学生填充的，《与妻书》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课堂上读完蘸透了切切深情的文言，老师便带着学生来了博物馆。总是如倾巢的蜜蜂一样一下子地涌来，叽叽

喳喳地热闹一阵，唏嘘一阵，然后屋子又是静静的，静静地听风声雨声起落，听车声人声起伏。

而生活，还在继续。

有些事情不亲眼看见，永远不晓得那是怎样的惨烈，在我们眼中不过是故事，于他们确实想象不到的真实。陈意映这个女子，她和林觉民的故事，这样悱恻动人，引人入胜，然也不过是当时很多家庭的缩影。

清廷腐败，军阀割据，逐鹿中原，外寇虎视眈眈。大时代下，为了国家民族心中的理想，多少青年拜别霜发高堂辞别娇妻爱子，慷慨赴死。林觉民还能留下名字，陈意映还能有一纸别书栖身，他二人还能留一段故事与后人慨叹，更多的青年湮没于历史，更多的女子在长夜里哭泣。